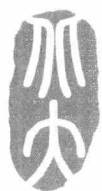




# 北大日记

刘  
玥  
等  
著





# 北大日记

刘  
玥  
等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日记2/刘玥等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30-2602-8

I. 北… II. 刘…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800 号

## 北大日记2

---

责任编辑: 徐 嫣 吴 晋

策 划: 鲁美视线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 //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1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开 18印张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 你将要去的地方（自序）

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字眼。

被不断问起，反复提及。一旦不小心与它联系在一起，你便会学会——

便会学会调侃调侃我们某位图书管理员；学会说“我在海淀文理兼收学院”；学会动不动损一下隔壁邻居；学会在小小的矜持中偷偷掩饰住欣喜；学会去追逐未名晚照，脚底是花瓣的足迹；学会在凌波的石舫唱歌，湖岸草意微惊；学会牵着心爱的人的手，在傍晚走过静园的草地；学会伸手去够古殿檐头的一抹淡褪的朱红；学会留意这里的野草闲花，欣红悦绿。

还会学会——

学会懂得去包容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学会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学会爱，学会珍惜，学会思考，学会铭记，学会感动，学会感激；学会努力去做更好的自己，从偏激到从容，从激情到淡定。

将学会——

将学会发现，你是如何地爱这片土地。

对这片土地，我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北大人都会曾经经历我所经历的感情：怀着一个学子所能有的对中国最高学府的所有憧憬走进这个校园，体验现实与理想间的落差，亲自承受自由所附带的失落，迷失在一种无法承受之轻里；在一种失重的情况下，像社会上某些毫无发言权却在受到污蔑贬损的人一样对周围的一切产生质疑与不相信。然后，像是重生一般，这种质疑忽然找到答案，原先被视为世俗庸众的东西，原先被自己抹消的意义，忽然昭显在曾被自己忽略的边角里。

这是一个神圣被庸俗化的时代。执牛耳者抑或市井之徒，无论谁都可以把北大从圣坛上拖下来大加挞伐。教学质量，学生素质，世界排名，可以罗列无数条理由。对于北大的抨击批评从来没有停止，对于北大人更是如此。北大学生卖糖葫芦卖猪肉便招得满城风雨——岂不知历史转捩时期的北大卖国卖党也不乏其人，卖糖葫芦卖猪肉又何足为怪。更多的北大人，他们卖思想，卖理论，卖艺术，向西方兜售东方文化，收今贩古是生涯。北大并不因为小人或曰小

人物的存在而变得可恶；相反，北大的可爱之处正在于她胸怀之广大——包容主流的忠贞捍卫者，同时也收容忤逆的叛徒。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也许并未得到彻底的传承，但是我们相信精髓未失。北大，她以同样的姿态迎接身披无数荣誉的世界学术泰斗和流落街头的民间艺人，她以同样的敞开的大门欢迎美国总统和觊觎电脑的小偷。

其实也明白，放到大背景中去看，称北大好多少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高等学府各式各样的世界排名。曾经与一位在北大的美国留学生攀谈，他提到自己申请哈佛大学没有成功，才沦落到现在就读的华盛顿大学；然后他问我上北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不得不表情复杂地告诉他，北大在中国就相当于哈佛在美国。说完之后心情很是纠结。但又确实不奇怪，现今一些香港的大学也名列北大之前的世界排名，或许多少说明了北大在国外的知名度。

所谓排名多是无意义的炒作之举，却总是多少碰触着北大人骨子里的那分矜持或曰骄傲。常有媒体戳着北大的脊梁骨说，看，连香港的大学都跑你前面了。殊不知在西方价值评判体系为主宰的今天，香港的大学作为殖民地时代的产物，先天就更符合西方人的评判标准。如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北大在世界上有更高的排名——这不是北大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以及文化弱势的问题——从而，这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只能怀着天真的希望，希望中国掌握世界的话语权，我们成为规则与体系的制定者，希望有一天世界同样也能以我们建立起的东方文化价值评判体系来衡量北大；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北大，你在我心中永远排名第一。

抛开一切纷扰是非，走过来才会发现，曾经经过的一切是无可替代的。这里的日日晨昏，这里的因由种种，一落言论，便失真谛。未曾亲身经历便没有发言权。尽管对于燕园，我们仅仅是寄居，甚至只是路过，但是我们在这里却体验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故园感或曰归属感。某一尊石雕，或者某一棵苍柏，甚或某一个音符，无意间便成了我们情感共同的结点。在这个缺乏信仰与敬畏的时代，只要对神圣拥有最低限度的虔诚，就会不由自主地对这片土地保持一种恭敬的姿态。无论是精神的游历，还是物质的栖居，北大都以某种潜移默化方式，在令人咋舌的深度上触碰，感召，改变着我们，沦肌浹髓。我们是在这里成为今后的自己。

这本集子所收的，都是燕园寄居者随心所欲，涉笔而成的文字。咫尺之间，自为生动。未经雕琢的言辞，未得廓清的思想，还有未经打磨的我们可爱的青春。未名湖上夕阳已去，皎月方来；博雅塔下清歌满台，水裙风带。竞发的喧嚣，远近的杂沓，那种种的光景刻进我们的记忆里，从记忆深处散发出幽香。用张爱玲的比喻，那是樟脑的味道，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伤。

本集的作者，有的是学力宏赡的研究者，以清醒而审慎的目光环视周围同时也反观自身；有的是宏毅坚实的社团骨干，在社会实践与国际交流中展现不凡才干；而有的，则初入燕园，带着浑朴的天真与青涩讲述年华中的伤痛笑泪；甚至也有年轻学浅如我者，未得入泮，赧颜作序，不免招人讥诮。这里不乏情与知的冲突，不乏轻松幽默的自嘲，更不乏由博返约的珠玑之作。在这里，你能看到最真挚的自剖，最真实的心境，最真诚的自省，最率真的北大人。

我们与北大的对话，并非开始于脚尖触碰那片土地的一刻，而在于我们自身与北大精神融汇的一刹。你会明白，走进北大并不需要你走进校门。凡是你经历的地方都是故土。凡是你心在的地方，皆是北大。

这是你将要去的地方。请翻开书页，我们一起抵达。

刘 玥

2008年11月

# 目录

## 第一辑：北大女生的青春解密

|               |     |
|---------------|-----|
| 心灵深处的声音·····  | 3   |
| 未名湖的馈赠·····   | 22  |
| 燕园里我的春天·····  | 32  |
| 小知青的大思索·····  | 44  |
| 爱是人生的希望·····  | 56  |
| 永远留住青春·····   | 94  |
| 故乡琐记·····     | 106 |
| 思绪·····       | 122 |
| 希望的力量·····    | 138 |
| 快乐写在脸上·····   | 157 |
| 寂寞余花落旧红·····  | 180 |
| 生活、思考二三事····· | 199 |

## 第二辑：北大男生的浪漫情怀

|                  |     |
|------------------|-----|
| 插上理想的翅膀·····     | 210 |
| 难忘的时光 永远的爱 ····· | 238 |
| 未名求学录·····       | 248 |
| 写在未名湖畔·····      | 257 |
| 理科老博士的快乐生活·····  | 270 |

## 第一辑：北大女生的青春解密



## 心灵深处的声音

作者简介：刘玥，北京大学中文系07级本科。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在《萌芽》、《中国少年散文写作精选》、《中学生博览》等杂志上发表作品七十余篇，作品被选入《爱的教育——中国孩子情感日记》、《盛放》、《温暖》、《飞扬·比天空还远的季节》等多个文集。现为《中学生》杂志特约编辑。

### 相失三角地

2007年10月31日

再次路过三角地的时候，正下着雨。世界在庞大的雨水里变得孤独，变得安静。那块三角形的草坪，被雨水洗去了它的喧嚣、它的颜色、它的表情。

想要驻足，却已经找不到停步的理由。松柏还在，珍珠梅还在，草地还在，海报栏却已不在。没有杂乱的广告和海报，也没有拥挤的人群，三角地显得格外清爽、干净、空旷。像一个打扮一新的侍女，静静立在燕园的角落，等待臆想中尊贵的来宾。没有人还记得怎么哀悼。枯黄了的柿树的叶子，叹息一声，然后落进冬天的冷雨里。

我还是站住了。只是静静的一会儿。没有默哀的意思。他们说，三角地早就死了，现在不过是收尸。他们说，我们没有拆三角地，拆的只是海报栏。他们说，没有理由去触碰一个已经成为象征的地方。他们说，迎接奥运，我们需要一个整洁的校园。

他们还在说着，可是三角地什么也没听到。

它低头沉浸在回忆里，那些承载着时间的回忆就像它那圈围栏一样剥离了色泽，锈迹斑斑，被人唾弃也被人遗忘。漾漾未名，巍巍博雅，在它们面前它从来都以一个卑微而隐秘的姿态存在着，用

它隐秘的方式召唤着那些对自由之类的字眼心存渴望的心灵，聚集着一群又一群鼓荡激情胸怀宇渊的青年。多少广为人知或者不为人知的社会风潮，是在这里被悄悄酝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在这里最先被喊响；无数年代的风雨阴晴，在这里被写成诗歌传唱；多少引领时代的学术创见，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滥觞。

忘却的荣耀，失落的辉煌。等一切风平浪静，历史被写成历史，三角地就退进阴影里，凝固成一个遥远而又遥远的象征。就像北大自己。

20世纪初，这片土地饱蕴着一个沉睡已久的民族的苏醒。晚清的皇家园林在死气沉沉中被撼醒。被教员称作“老爷”的学生趾高气扬地迈进京师大学堂的校门，好奇地打量一种叫做“自由民主”的东西。然后蔡元培来了，他扫荡不了没落王朝的阴霾，便要搬几个太阳进来。于是他高喊着：“自由民主！兼容并包！”陈独秀来了，李大钊来了，鲁迅来了。年轻的毛泽东，静静地坐在北大图书馆的角落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20世纪50年代，自由的字眼像是被镌刻进了每一个北大人的骨子里。他们在路边敲着脸盆，等人群聚拢，就跳上桌子开始发表演说。他们在布告栏下唇枪舌剑，不但自己要闹，还要拉上清华、南开一起闹。无怪乎北大的右派是最多的。这里曾有太多的三角地。

20世纪80年代，三角地就是北大的代名词。它是一个圣地，是思想阵地，是北大精神的缩影，是蔡元培“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象征。这里聚集着一批收敛后的愤青，一批孕育着精英的人群。总是满满的布告栏里，有端正公整的小楷，有龙飞凤舞的狂草，有女排五连冠的报道，有宣传政见的大字报。

20世纪90年代，三角地是个百花齐放的舞台，依然精神奕奕。在北大的正史无事可写的时候，这里记录着北大的野史，北大的呼吸。那时的三角地，是校内最快捷的传信通道，展示着北大最鲜活的一面。激情澎湃的长诗，飞扬的华彩奇章，互动的学术探讨，或者各类零碎的讲座活动信息和社团海报一应俱全。它们像是写在风里的信，一页一页被风翻阅，然后送往更遥远的地方。

然后，三角地不远的地方，落成了百年纪念讲堂。北大走进了21世纪。三角地也好奇地跟了进来，却再也没找回自己。21世纪，

这里成了商业信息汇集之地。招聘，家教，托福，GRE。移动、联通将摊位一摆，开始向过往行人发传单。落魄不得志的作家往路边一坐，开始卖自己写的小说。卖水果的老大爷将三轮车往三角地一停，看见迎面而来的保安赶忙闪。卖衣服的老大妈把小摊儿一铺，抄起喇叭开始叫卖。海报栏被一层又一层的广告填满，社团海报只得摆在锈迹斑斑的围栏边。这里成了个比闹市更闹市的地方。来来往往的人群，听不到三角地沉默的孤寂。

本科教学评估团要来了，奥运会就要来了，北大要迎接有着高贵头衔的教育部官员，要迎接国内外名校的校长与教授，还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黑人白人，她不容许小小的三角地有损她的雍容与威严。社团招新的展板被撤走，杂乱而顽固的广告被锲而不舍地撕掉，三角地被整顿。海报栏被拆了，一块崭新的电子信息屏取而代之。

我说过，我并不哀悼，尽管过不了多久，曾经声名显赫的三角地会成为与普通大学无异的一个宣传栏。机械闪烁的电子屏幕，滚动苍白无力的欢迎辞。我不哀悼。我只是不知道，谁能在电子信息屏上放一首诗。

我们其实都清楚，三角地早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在所谓的信息时代里，网络已经承担了大部分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三角地，除了缅怀，我们无事可做。我们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不能没有三角地。没有它生活依然如昨。三角地，只是一个被虚化的象征。就像北大自己。

不断有人说，北大已经是历史的傀儡，像历史遗迹一样矗立着。再没有昔时的煊赫，再没有曾经的意气飞扬。一代又一代人满怀敬畏地迈进她的门槛，满怀失望地发现她并不神圣，然后被贴上北大的标签，扔到中关村以及附近的那几条街道。曾经七次蔡元培为抗议政府而辞去校长一职，其后又有哪位校长傲骨复如斯。自由民主成了过时的词汇，被扫进历史。北大人并不都是精英，他们也一样世俗，他们也不过如此。

烟尘尽散，繁华俱凋。光环背后是失落，是萧条。时间只是无语地证明，没有什么能够不朽。当校园里所有树叶落尽，唯有三角地的老松柏，依然固执地坚守着那片曾被一群时代精英站过的土地。

## 论死亡的意义

2007年11月24日

在自然的万事万物中，死亡也许是唯一尚未被人类染指的东西。它像处女般保持着童真，没有被腐化，没有被污染，没有被征服，永恒如同时间。所有人，伟人或者庸人，情愿或者不情愿，都在死亡面前保持着谦恭而卑微的姿态。

无论人们采取何种态度面对死亡，对死的恐惧依然无时无刻不攥着人类的喉咙。基督教的灵魂不死，佛教的永恒轮回，无非都是人对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慰。所有宗教都在劝说人“相信”——为什么相信？因为你不知道。没有一个活人真正洞彻死亡。很难想象，没有死亡，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宗教何以笼络它的信徒。死亡促使人追求永生，于是催生宗教。同时，死亡又促使人追求个体存在的意义，于是催生了哲学。

死亡便也成了哲学中一个严肃且不可回避的命题。乐观主义的人世论以生否定死：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何必对死耿耿于怀？姑且将死亡弃置一旁，充实而丰富地走完人生，实现人生价值。孔子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伊壁鸠鲁直言不讳地说：“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理性主义者试图以理智克服对死的恐惧，用生的意义替换死的无知。斯宾诺莎指出：“自由人，亦即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不受畏死的恐惧情绪所支配，而直接地要求善。换言之，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所以他绝少想到死，而他的智慧乃是生的沉思。”

与此相对，悲观主义则以死否定生。生是死的起点，人生就是一场慢性死亡。结局是命定的，过程又有什么意义？既然泡泡迟早会破灭，把泡泡吹得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宿命论者直接劝说人们屈从命运的安排，这被奥勒留形象地比喻为：“人死……如演完一出戏，

应当心平气和地退出舞台。”

乐观者执著于生，无视死；悲观者只看到死，忽略生。介于两者之间的超脱论，对死亡也采取一种豁达态度，所不同的是，宿命论者是不得已而接受死亡，超脱论者则把死亡看做是对自然的一种回归。道家教人看破人生的有限，把小我化入宇宙的大我，以达于无限，于是达到庄子所谓“齐生死”、“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境界。

死亡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都是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存在的，然而到了海德格尔那里，死亡问题忽然具有了一种本体论的意义。在死亡这个哲学问题上，海德格尔始终是个跳不过去的名字，他从死亡那里找到了超越死亡的办法，尽管，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始终没能找到超越虚无的途径。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死亡之于此在的关系，以及此在何以接受乃至超越死亡的方法。此在的存在之所以是生命存在，是活的存在，就在于它存在于可能性中。这种可能性必须是此在与生俱有，同时又贯穿于此在的日常存在中，它规定和组建着此在的整体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死亡。此在的存在就是走向死亡的存在，“为死而在”。在这里，海德格尔又将这种存在作了划分。非本真的向死亡存在是逃避死亡，用掩盖死亡的方式来安慰自己，沉湎于日常状态，即世俗生活。死亡被当做不断出现的不幸事件。而本真的向死亡存在，就是“先行到死亡”中，或曰提前进入死亡，把死亡承担起来。死亡是虚无，先行到死亡中，就是先行到无中，把此在抛入或带入一种没有任何关联因而也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可能性存在中，让此在领会并持守这种可能性。“人的此在只有投入无才能与存在发生关联，超越存在正是此在的本质。但这一超越本身就是形而上学。”人作为主体，放弃自身的主体身份，让存在作为自身出现，消解一切关联，从而它能够无碍无缚地存在，能够听之任之地存在，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进而进入存在的真理之中而守护存在。

在这种意义上，死亡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价值。死亡促使智者超脱，先行到死亡中，与“无”对话，与存在共属于同一。如果将海德格尔的理念移就于柏拉图著名的洞喻，先行到死亡中似乎可以

理解为人从地穴中走到上面的光明世界，亦即人的灵魂由日常感性世界进入某种意义上的本体世界——诚然，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本体世界就是“无”。

从惧怕死亡，到接受死亡，再到主动“先行”到死亡，持这种理念的似乎并不只有海德格尔。当代印度神秘家奥修（Osho）把死亡看做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死是达到神性的一道门。人可以提前到达彼岸，可以在生的时候体验死亡。通向彼岸的方法就是静心。“静心与死亡几乎就是同一件事，它们是去看同一个经验的两种方式。死亡将你与你的身体分开、与你的头脑分开、跟一切不是你的东西分开，但它是违反你的意志来分开的……静心也是将一切不是你的东西跟你的存在和你的真相分开，但是没有抗拒……不仅没有抗拒，而且还有一种全然的愿意、一种渴望和一种热情的欢迎。”在奥修的理论中，死亡被看做是将人从世俗的形而下世界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而静心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主动化。它被看做是大智慧的泉源、对生命以及它的奥秘的伟大洞见的泉源，反推之，死亡却正是对生命真相的直接洞彻。正因死亡的存在，你看到了你自己以及一切存在的神性和神圣。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有共通之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形而下层面。对死的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一方面阻止我们追寻死亡真相，一方面也限制我们对死亡意义的探求。一切你所知道的就是他不再呼吸了，身体不再有温度了，心脏不再跳动了。但是你认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等于生命吗？如果我的生命就只是我的呼吸，那么继续呼吸又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我的呼吸，我不是我的心。”死能够带走所有外在的东西，但是你的存在不会被死亡抹消。你的核心被保留在某个时间段中的某个空间里。

无论何种哲学，如欲赋予个体的存在以意义，就必须引入某个具有整体性质的东西。不管它是庄子的自然、马克思的社会、基督的神，或者是海德格尔的虚无（尽管它使个体存在也归于无意义），它都能给死亡以应有的位置，使死亡只能作为个体存在的结束（甚至是某种开始、某种探求真理的途径），而不会影响——甚至还能促

进——整体的完整性。从哲学层面回到现实层面，死亡的意义还在于，它凸显了生命的价值与时间的可贵性，促使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追寻与无限的统一，并且时不时地警醒人不可过度沉湎于现实的琐碎中，而应当保持自我存在的精神核心。只有具有这一核心，你的存在才不至于随着你生命的结束而消失。

## 歌尽桃花扇底风

2007年11月25日

1954年的版本，泛黄的纸页，磨损的书皮，时间的折痕。竖行排列的方块字，在不动声色的沉默里，安静地讲述那些惊天荣辱，前尘往事。没有谁记得，在我之前，它曾被多少双手摩挲，然后被遗忘进角落。也没有谁记得，在我之前，曾有多少双眼睛像我一样长久地停留在扉页的三个字上——桃花扇。

我是冲着那段凄美的爱情去的。而我也没有失望。金陵花柳繁华，秦淮香拥翠绕。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笙箫粉黛，湖海红尘。一边是翰墨诗书，才干优长的复社文士侯方域；一边是娇羞腼腆，桃羞李让的秦淮名妓李香君。芙蓉帐柔情缱绻，一柄白纱官扇，系三生旧缘。然后是两情相悦却不得相聚，香消红袖，泪湿青衫，各自梗泛萍漂。奸人迫娶，香君守节。点点红雨，溅上冰绡。

但《桃花扇》终不是一部尽诉儿女衷肠的传奇。十部传奇九相思。可在《桃花扇》里，相思不过是一条线，折折曲曲地缠绕其间，一头系着定情诗扇，一头系着大明的江山。就像孔尚任自己说的：“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侯李结缡不过数日，便匆匆分手，朝宗书剑飘零，香君独守空闺。然后是舆图换稿，江山易代，赤胆忠臣独力苦撑，权奸群丑粉墨登场。一面烽火硝烟，一面宴饮酬唱，目光迷离的看客险些丢了主角。

历来对侯方域的评价有褒有贬，对香君却都持论甚高。出身风尘，却冰清玉润；于奸邪视若敝屣，于方域一往情深。聪慧贤淑，对郎

君软语温存，横眉怒骂魏党却有胜须眉。阮大铖欲收买侯方域，侯领金欣然应诺，香君却破口大骂：“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耿直令男儿汗颜。

侯方域欣赏香君的傲骨，称香君为“畏友”。一样的政治认同使他们走到一起，使这份爱不再是花前月下的温情缱绻，而与家国命运紧紧相系。可也正因此，这段爱从一开始就被注定是悲剧。《桃花扇》以侯李双双入道告终。而在历史上，侯方域晚节不忠，李香君下落不明。有人说她削发出家，有人说她魂断病榻，也有说香君与方域决裂，无论怎样，他们终究没能在一起。

《桃花扇》里的侯李恋情，被渲染了太浓的政治色彩。香君却奁也好，拒媒也好，都被虚化成了一种道德象征。柔若无骨的末世女子，却要担当太过沉重的道德责任。但这又是无可奈何之事。生逢乱世，想置身世外冷眼旁观纯是痴心妄想，更何况与世沉浮的穷书生与弱女子。当国仇家恨与儿女情长交织，政治与爱情牵惹在一起，爱情是必输无疑的。也正因为这样，改朝换代会有太多的风流旧事让人唏嘘叹惋。就像钱谦益和柳如是。就像侯方域与李香君。

青楼皆为义气妓，英雄尽是屠狗辈。在《白门柳》里，清军兵临城下，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殉国，钱下水一试，说：“水凉。”如是不发一言，奋身欲沉池水中，被钱硬托住了。在《桃花扇》中，马、阮权奸权掌朝纲，迫害清客文人，侯方域、陈定生等人不过以“不畏天地鬼神”相吓，要“扯他到朝门外，讲讲他的素行”；而李香君烟花贱质，不顾性命当面痛骂马、阮，阮大铖恼羞成怒，将香君推倒在雪地。香君在雪地里兀自唱：“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

但如是终究比香君幸福，国破家亡，至少她还是与相爱的人厮守在一起，从社会最底层荣升显贵。她毕竟原谅了钱的背叛。而香君却无法容忍。当然，那已是另一件事，与《桃花扇》无关。

云亭山人自己评《桃花扇》，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说到底，侯李姻缘不过是乱世尘烟一缕，本当不得真。《桃花扇》四十四出，写侯李姻缘的不过十五六曲。侯郎与香君的爱情，便像细细密密的针脚，安插在南明的兴衰荣辱里，搓揉进秦淮的潮起潮